

附校  
勘記  
論語注疏

卷之十五 衛靈公十五  
 卷之十六 季子十六  
 卷之十七 陽貨十七  
 卷之十八 微子十八  
 卷之十九 子張十九  
 卷之二十 堯曰二十

漢書門				
一六	一七	二五	三九	
冊	架	函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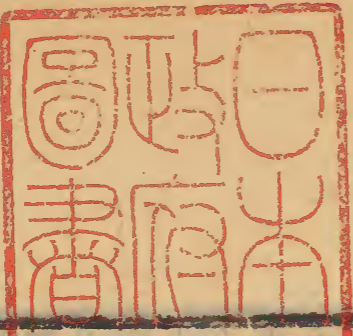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一六〇冊  
 一六〇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39
冊數	160 (148)
函號	276 29





欽  
省  
部  
文  
庫  
印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先禮後兵去亂就治并明忠信仁知勸學為邦無所毀譽必察好惡志士君子之道事君

相帥之儀皆有恥且格之事故次前篇也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軍陳行列之法孔子對曰俎豆之

事則嘗聞之矣孔子曰俎豆禮器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後兵之事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者問軍陳行列之法於孔子也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者俎豆禮器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為本軍旅為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今靈公但問軍陳故對曰俎豆行禮之事則嘗聞之軍旅用兵之事未之學也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

吾流十五



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荅非輕甲兵也。注俎豆禮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巵殷以棋周以房俎鄭注云椀斷木為四足而已巵之言斃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撓之也房謂足下附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王豆周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注鄭曰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正義曰皆司馬序官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弟子興起也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濫溢也君子固亦有窮時但。疏。明日至濫矣。正義曰此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遂行者既荅靈公之明日也遂去衛國而之於他邦也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者從者弟子也興起也孔子適在陳會

吳伐陳陳亂故乏絕糧食弟子從者困病莫能興起也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者愠怒也子路以為君子學則祿在其中不當有窮困今乃窮困故愠怒而見問於夫子曰君子豈亦如常人有窮困邪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者濫也言君子固亦有窮困時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溢為非。注孔曰至乏食。正義曰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者皆。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疏。然謂修非與。孔問今曰非也子一以貫之。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眾善舉矣故不待。疏。有統也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者孔子問子貢女意以我為多其學問記識之者與與語辭對曰然者子貢意以為然也夫予多學而識之也非與者子貢又言今乃非多學而識之者與曰非也子一以貫之者孔子荅言已之善道非多學而識之也我但用一理以通貫之以其善有元事有會知其元則眾善舉矣故不待多學一以知之。注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正義



曰周易下繫辭文也子曰由知德者鮮矣王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疏**子曰由知德者鮮矣。正義曰此一章言子路鮮於知德鮮少也由于路名言君子固窮而子路慍見故謂之

少於知德也。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

已正南面而已矣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

**疏**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正義曰此一章美帝舜也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之然後之王者以罕能及故

孔子曰無為而天下治者其舜也與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夫舜何必有為哉但恭敬已身正南面嚮明而已。注

言任官得其人故無為而治。正義曰案舜典命禹宅百揆棄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朕虞伯夷作秩宗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并四岳十二牧。子張問行子

凡二十二人皆得其人故舜無為而治也。子曰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

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曰萬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

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

衡也夫然後行包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想子見參然在目前在與則若倚車軛

張書諸紳孔曰紳大帶疏言可常行之行也子張問行者

問於夫子何如則可常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者孔子答言必當

言盡忠誠不欺於物行唯敦厚而常謹敬則雖蠻貊遠國其

道行矣反此雖州里近處而行乎哉言不可行也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者與是車與也

衡軛也言常思念忠信篤敬立則想見參然在目前在與則

若倚車軛夫能如是而後可行子張書諸紳者紳大帶也子

張以孔子之言書之紳帶意其佩服無忽忘也。注鄭曰至

為里。正義曰周禮大司徒職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

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是二千五百家為州也今云萬二

千五百家為州誤也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遂人職文也。注

法紳大帶。正義曰以帶束腰垂其餘以為飾謂之紳玉藻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紉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  
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遊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鞞結  
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  
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  
子曰

直哉中魚孔曰衛大夫史鮒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直如矢言不曲孔曰有道無道行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包曰卷而懷謂不與疏子曰

之。正義曰此章美衛大夫史鮒蘧瑗之行也直哉史魚者

美史魚之行正直也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者此其直之

行也矢箭也史鮒之德其性惟直國之有道無道行直如箭

言不隨世變曲也君子哉蘧伯玉者美伯玉有君子之德也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者此其君子之行也國

若有道則肆其聰明而在仕也國若無道則韜光晦知不與

時政亦常柔順不忤逆校人是以謂之君子也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

言疏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

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不與言是失於彼人

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之言則失於己言也惟

知者明於事二者俱不失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孔曰無求生以害仁死而後成疏子曰志士

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

之人無求生而害仁若身死而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

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

者友其士之仁者孔曰言工以利器為疏子貢至仁

曰此章明為仁之法也子貢問為仁者子貢欲為仁未知其

法故問之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將答為仁先為

設譬也若百工欲善其所為之事當先脩利所用之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答譬也言工以利



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顏淵問為邦子

曰行夏之時據見萬物之生以為乘殷之輅馬曰

輅越席昭其儉也服周之冕包曰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

樂則韶舞韶舜樂也盡善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

佞人殆孔曰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疏顏淵

始。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法也顏淵問為邦者猶之治

問治國之禮法於孔子也子曰行夏之時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

為邦所行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之月為正也

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故使行之乘殷之

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儉素故使乘之服周之冕

者寬禮冠也周之禮文而備取其黻纁塞耳不任視聽故使

服之樂則韶舞者韶舜樂名也以其盡善盡美故使取之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者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離辨

佞之人以鄭聲佞人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而使

人注亂危殆故使放遠之。注馬曰至儉也正義曰云殷車

曰大輅者明堂位曰大輅殷輅也鄭注云大路木路也漢祭

天乘殷之路今謂之桑根車者是也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

大為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

為名周禮巾車掌王之曰路鄭玄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

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為路云左傳曰大輅

越席昭其儉也者桓二年文也越席結蒲為席置於路中以

茵藉示其儉也服虔云大路木路引之者以證殷路一名大

路也杜元凱以大路為玉路今所不取。在包曰至視聽正

義曰云冕禮冠周之禮文而備者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

中之別號故云冕禮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

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

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子罕篇云麻冕禮也

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

狹則經傳無文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

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冕制皆長尺六

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

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

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

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



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  
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其古禮鄭玄注弁師云天子衮冕  
以五采繅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皆五采  
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皆五采冕前後  
十有二上公衮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旒有三采玉九侯伯  
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旒有三采玉七子男冕三采繅前後  
五旒旒有三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焉蓋以繅  
采玉其旒又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冕也以其後高前  
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在上位者先於驕矜欲令位  
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云取其黻纁塞耳  
不任視聽者黻纁黃緜也案今禮圖衮冕以下皆有充耳天  
子以黻纁諸侯以青纁以其冕旒垂目黻纁塞耳欲使無為  
清靜以化其民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王曰君  
故不任視聽也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  
患而預**疏**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義曰此章戒人  
防之。正義曰此周易既濟象辭也。王曰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彌云存不忘亡既濟不忘未濟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  
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  
**好德如好色者也**  
**疏**子曰已矣乎吾未見  
色者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

好色而不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

賢而不與立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

遠怨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者  
子曰不曰如之何也已矣



章戒人豫防禍難也如柰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柰是何末無也若曰柰是何者則是禍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柰

何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曰小慧謂小小之才疏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正義曰此章貴

義小慧謂小小才知言人羣朋共居終竟一日所言不及義事但好行小小才知以陵誇於人難有所成矣哉言終無成也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

以成之君子哉鄭曰義以為質謂操行之孫以出之謂言語疏子曰君子義

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正義曰此章論君子之後行之孫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

以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不病人之不已知也包曰君子之人但病無聖疏子曰

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正義曰此章戒人脩已也病猶患也言君子之人但患已無聖人之道不患人之

不知已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疾猶病也疏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正義曰此章勸人脩德也疾猶病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



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言己之所惡勿加施於人疏子貢至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恕己不及物也子貢問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者問於孔子求脩身之要道也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者孔子答言唯仁恕之一言可終身行之也已之所惡勿欲施於人即恕也

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包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也馬曰三代夏殷周用民如此疏子曰至行也。正義無所阿私所以云直道而行

也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者毀謂諸善譽謂稱揚言我之於人於誰毀於誰譽無私毀譽也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者言所稱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斯此也三代夏殷周也言如此用民無所阿私夏殷周三代之令王所以得稱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包曰有馬不能調良則借人乘習之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至今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也夫。正義曰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者史是掌書之官也文字也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馬者借人乘之者此舉喻也喻已有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者亡無也孔子自謂及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言此者以俗多穿鑿子曰巧

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孔曰巧言利口則亂德義小不忍則亂大謀

疏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正義曰此章戒人慎口忌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則亂德義

山藪藏疾國君含垢故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疏子曰衆惡之

之必察焉。正義曰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為眾所惡不可即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又設有一人為眾所好亦不可即從眾而好之或此人行惡眾乃阿黨比周故不可不察。注王曰或眾阿黨比



周○正義曰此解衆好之也謂衆多惡人私相阿曲朋黨比  
近周密也文十八年左傳言渾敦之惡云頑嚚不友是與比  
周杜注云比近也周密也言比是相近也周是親密也唯是  
親愛之義非爲善惡之名爲政篇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  
比而不周孔曰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以君子小人相對故觀文爲說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

道弘人王曰才大者道隨大才小疏子曰人能弘道非

此章論道也弘大也道者通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  
但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  
大也故曰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  
者道亦隨小而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弘人  
子曰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疏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  
夫焉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

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疏子曰吾嘗終日不食

不如學也○正義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鄭曰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故飢疏子曰君子謀道

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此勸人學

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正義曰此

章亦勸人學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謀於道道高則祿來故

不假謀於食餒餓也言人雖念耕而不學則無知歲有凶荒

故飢餓學則得祿雖不耕而不餒是以君子但憂道德不成

不憂貧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餓學  
也未必皆得祿大判而言故云耳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

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包曰知能及治其官而仁  
知及

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包曰不嚴以  
敬從  
其上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泄之動之不以禮

未善也王曰動必以疏子曰至善也○正義曰此章論

禮然後善居官臨民之法也子曰知及之

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者得位由知守位在仁若人知  
能及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祿位必將失之知及之仁能



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者莊嚴也涖臨也言雖知及其官仁能守位不嚴以臨之則民不敬從其上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者言動必以禮然後善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

知也王曰君子之道深遠不可小了知而不可大受也**疏**子曰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道德深淺不同之事也言君子之道深遠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故不可小了知也使人饜飫而已是可大受也小人之道淺近易為窮竭故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馬曰水火及仁故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

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

也馬曰蹈水火或時殺**疏**子曰至者也。正義曰此章

仁也甚於水火者言水火飲食所由仁者善行之長皆民所仰而生者也若較其三者所用則仁最為甚也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者此明仁甚於水火之事也蹈猶履也水火雖所以養人若履蹈之或時殺人若履行仁道未嘗殺人也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嘗見蹈仁者也雖與馬意不同亦得為一義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正義曰此章言行仁之急也弟子之法為事雖當讓於師若當行仁之事不復讓於師也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子曰君子貞而不諒。正義曰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貞正也諒信也君子之諒。正義曰此章不必小信案昭七年左傳云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曰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



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展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  
州是免敝邑於戾而違置豐氏也敢以為請杜注云傳言子  
產貞而不諒言段受晉邑卒而歸之是正也知宣子  
欲之而言畏懼後禍是不信故杜氏引此文為注也  
**子曰**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孔曰先盡力而後食祿  
**疏**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其食。正義曰此章言其為臣事君之法也。**子曰有教**  
言當先盡力敬其職事必有勲績而後食祿也。  
**無類**  
馬曰言人所在見教無有種類  
**疏**  
子曰有教無類。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人

所在見教無有種類也。**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疏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正義曰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誤若道不同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  
**子**

**曰辭達而已矣**  
孔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疏**  
子曰辭達而已矣。正義曰此章明言語之法也。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也  
**師冕見**  
孔曰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冕

**曰某在斯某在斯**  
孔曰應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  
**師冕出子張**

**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因相師之道也**  
馬

**疏**  
師冕見至道也。正義曰此章論相師之禮也。師也。冕見者師樂人盲者名冕見謂來見孔子也及階

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者師冕及階及席孔子並告之使師冕知而升階登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者孔子見替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應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子張見孔子應告之未嘗知此禮既師冕出去而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答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五

卷第十五  
論語注疏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五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衛靈公第十五

去亂就治

北監本去誤云毛本治作治案治字是也。今訂正

皆有恥且格之事

本且誤目今正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出門陣云直刃反注同本今作陳案陣為陳之俗字顏氏家訓書證篇云

太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旁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惟王義小學章獨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軍旅末事

本末誤未下末事同。今正

不可教以末事

皇本不上有則字事下有也字闕本北監本毛本教以作以教案筆解亦作教以與



邪疏合作以教者非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

北監本毛本大作太

明日遂行章

朱子集注本合上為一章

在陳絕糧

皇本糧作糧釋文出絕糧云音糧鄭本作糧音張糧也。案糧正字糧糧皆俗字

孔子去衛如曹

毛本去衛二字空闕

宋遭匡人之難

皇本無宋字

君子亦有窮乎

高麗本無有字

小人窮斯濫矣

說文引濫作盪案九經字樣云盪今經典相承作濫

此章記孔子阨於陳也

本阨誤路今正

但不如小人窮則濫濫為非

本如誤好今正

子曰至之食

案之是乏字上畫板損今補正

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問今不然

皇本然下有也字闕本北監本毛本問作謂

此章言善道有統也

本此誤一今正

是夫子多學而識之也

本夫誤天今正

子張問行章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皇本高麗本參下有然字案釋文云參所金反包注云參然在目前是古讀如

森不讀如

如驂甚誤驂字當作參與曾子名同今作參隸之變體竟讀

夫然後行

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在輿則若倚車輓

皇本車作衡輓下有也字釋文出輓字云本今作輓



玉藻說帶云

本玉誤王下同今並訂正

朱裏於辟

北監本毛本於作終案終字是也閩本亦誤

并紉約用組三寸

補北監本毛本紉作紐案紐字是也

紳居二焉

禮記玉藻二作一

直哉史魚章

則可卷而懷之

唐石經之作也案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亦作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者

北監本懷誤檀不成字毛本懷之二字空闕

則韜光晦知

北監本毛本知作迹

不與時政

閩本北監本毛本無時字

亦常柔順

閩本北監本毛本亦上有故字

不忤逆校人

補北監本校作於

可與言而不與言章

可與言而不與言

閩本北監本毛本不與下有之字朱子集注本亦有之字案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石

經考文提要引岳珂本俱無之字疏述經文本無之字則無之字是

亦不失言

皇本有所言皆是故無所失者也十字注各本並無

志士仁人章

無求生以害仁

唐石經仁作人案文選曹植贈徐幹詩注及太平御覽四百十九俱引作人與唐石經合

然皇疏云無求生以害於仁者既志善行仁恆欲救物故不自求我之生以害於仁恩之理也則字當作仁又此本正義述經文亦作仁字



子貢問爲仁章

友其士之仁者

皇本高麗本者下有也字注爲助下同

將荅問仁

本問誤爲今正

乘殷之輅

釋文出之輅云音路本亦作路是假借字

不任視聽

本視誤劉今正

木輅也

本木誤未今正

巾車掌王之曰路

案曰當作五閩本北監本毛本之五

王在焉曰路

本玉誤玉今正

○正義曰

本正誤玉今正

周之禮文而備者

閩本北監本毛本無而字案據注文有而字是

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

本馬誤焉今正

天子白玉珠十二旒

本白玉誤曰王下玉十有二玉七

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

○按輿服志作三公諸侯七旒

卿大夫黑玉珠五旒

○按輿服志作卿大夫五旒黑玉

先於驕矜

北監本毛本先作失

案今禮圖

本今誤令今正

人無遠慮章

人無遠慮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而字

君子當思患而預防之

本思誤惡今正

已矣乎章



已矣乎

皇本無乎字

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知賢而不舉是為切位

皇本知下有其字無是字切作竊按此寫者省竊作竊遂譌為切今

訂正

柳下惠是其所食之邑名

浦鏗云惠當衍字

不曰如之何章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本末誤未今正

好行小慧

皇本慧作惠注同釋文出行小慧云音惠小才知魯讀慧為惠今從古案古多假惠為慧如韓詩外傳五云主名者其臣惠漢書昌邑王傳云清狂不惠列子逢氏有子少而惠是也

君子義以為質章

君子義以為質

釋文出為質云一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案文義君子字不當有孝經三才章疏引亦無君子字經義雜記云有者係衍文蓋先說義以為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明不當先言君子也

鄭曰義以為質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君子病無能焉章

包曰君子之人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君子矜而不爭章

義之與比也

本比誤此今正

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王曰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取其善節也

北監本取誤孰不成字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章

勿施於人 皇本人下有也字

言已之所惡勿加施於人 皇本高麗本竝無此注

吾之於人也章

吾之於人也 皇本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 皇本所作可

馬曰三代云云 高麗本無此注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唐石經無之字

今亡矣夫 皇本高麗本今下有則字朱子集注本矣作已案宋石經作矣石經考文提要引宋本九經岳珂本

亦作矣今集注本作已非

巧言亂德章

則亂大謀 高麗本無則字

巧言亂德 本巧誤則今正

衆惡之章

王曰歟或阿黨比周 北監本毛本作或歟是也

頑嚚不友 補北監本嚚作鬻是也

人能宏道章

非道宏人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王曰才大者 皇本才作材下同又注首無王曰二字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君子憂道不憂貧

高麗本貧下有也字

故不假謀於食

北監本毛本假作暇

君子不可小知章

子曰君子之道深遠

皇本高麗本無子曰二字

君子貞而不諒章

曰君以夫公孫段

本段誤段下同今正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章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郡齋讀書志載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按皇疏云國家之事知

無不為是敬其事也必有纏勳績乃受祿賞是後其食也蜀石經作而後食其祿是依注文妄增也

敬其職事

毛本其作共浦鐘云其疑衍不知其為誤字也

辭達而已矣章

子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

高麗本無孔子字皇本實下有足也二字

師冕見章

及席

高麗本席下有也字案文義不當有也字各本俱無

歷告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

皇本坐作座字下有及字處下有也字



聖書以坐中人封宰也主盡言也皇本坐封宰宰不齊又宰盡

又淵高麗本淵不齊也宰察文養不當齊也宰各本財無

曰相養具章孫段

既曰以事莫盛欲實猶義限只矣實不齊只也二字

續義而曰矣章

婚其鄰事也至本其共其鄰云其鄰云其鄰云其鄰云其鄰云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六

季氏第十六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

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

有事於顓臾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孔曰冉求為季

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夫顓臾昔者元王以為東蒙

主孔曰使主且在邦域之中矣孔曰魯七百里之封

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孔曰已屬魯為社稷

冉中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曰歸咎於季氏孔

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曰周任

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危而不持顛而不扶

則將焉用彼相矣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為且爾言

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馬曰柙檻也櫝置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有曰今夫顛也固而近

於費馬曰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

必為之辭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

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孔曰國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

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其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

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大小安寧不傾危矣夫

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

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畏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

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楯也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顛也而在蕭牆之內也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

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疏季氏至內也

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義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顛也者顛與伏

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氏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顛與者冉有季路為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



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也爾女也  
雖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為季氏宰相其室為之聚斂故孔子  
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為附庸之  
君使主祭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邦域之中矣者魯之  
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  
何以伐為者言顓臾已屬魯為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為  
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  
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  
夫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  
為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  
止退也危而不持顓臾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  
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躓若其  
不能何用彼相為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為季氏輔相而  
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楨  
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為輔相之人作譬也柙檻也楨匱也  
虎兇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  
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

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  
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  
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後世  
必為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其探利之說而  
責之如汝之言也君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  
辭是所疾也且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  
孔子又為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故云且也聞國謂諸  
侯家謂卿大夫言為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  
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者孔子既陳其所聞更為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  
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  
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  
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  
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  
則當脩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既來當以恩惠安  
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  
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脩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

吾疏十六

三



也者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  
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  
謀動于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顯與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  
與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明  
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言顯與後世  
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為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顯與後世  
必為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顯與而近在蕭牆  
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注孔曰至孔子。正  
義曰云顯與伏羲之後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注云太皞伏  
宿須句顯與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注云太皞伏  
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  
日附庸鄭注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  
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言此顯與始封為附庸之君  
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為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  
陵弱眾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顯與已屬魯為臣故曰當  
時臣屬魯也。注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  
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顯與國在蒙  
山下。注曰魯七百里之封顯與為附庸在其域中。正義

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鄭注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  
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井五五二  
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七十里言其顯與為附庸在此七  
百里封域之中也。注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  
與史侯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邪。正  
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檻權也。一曰圈以藏虎兇  
爾雅云兕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  
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  
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犢也者亦說文云也。注孔曰  
干楯也戈戟也。正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  
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  
施紛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并也並之干楯紛如緩而小繫於  
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并也並之干楯紛如緩而小繫於  
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秘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  
胡三之援四之鄭玄注云戈今句矛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  
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長四寸胡其子。孔子曰天下  
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子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

陪臣執國命二世希不失矣

馬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為季氏家臣至虎三

世而出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子制

道則庶人不議

孔子無

所非議

疏

孔子至不議。正義曰此

樂征伐所出不同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

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

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

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

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

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

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為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

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為臣故謂家臣為

陪臣言倍臣擅權執國之政命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

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

者元為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

有非毀謗議也。注孔曰至乾侯。正義曰云周幽王為犬



循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出王命專擅行其征伐  
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  
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  
王四十九年即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隱公卒  
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  
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  
午立卒子昭公稠立是為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  
於齊三十二年卒於乾侯是也。注孔曰至所囚。正義曰  
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為五世也云為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  
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注陽虎至奔。孔子曰  
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孔子曰  
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  
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曰  
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孔子曰  
武子悼。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孫季孫三卿皆出桓  
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疏。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  
其氏稱孟氏至哀公皆衰。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  
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為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  
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  
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  
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  
至哀公時皆衰微也。注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  
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予  
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  
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  
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  
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為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  
襄公昭公定公也。注孔曰文子武子悼。孔子曰益者  
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孔子曰益者  
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  
便辟巧辟人之。友善柔。馬曰面。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辟  
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馬曰面。友便佞損矣。鄭曰便辟  
辨。疏。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者以人為友損益於己其類各三也友直







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  
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方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  
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

**有三畏畏天命**順吉逆凶**畏大人**大人即聖人與**畏**

**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

**也**恢疏故狎大人直而不肆**侮聖人之言**不可小

**之**疏**孔子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

種之事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子心所畏服有三

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

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

可易知測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

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

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

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注順吉逆

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云惠迪吉從逆凶惟靡

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

聲言不虛道即天命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注大人即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即聖人也乾

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

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舉天地合其

德者舉一隅也注恢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

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

失毫分也注直而不肆故狎之正義曰肆謂

放肆言大人質直而不放肆故小人輕狎之也

**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孔曰困謂**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疏**子**

至下矣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上也者謂聖

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

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禮

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注孔曰困謂有所

不通正義曰言為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

吾流十六



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疏

孔子至思夫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觀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觀視當思見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言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

情厥君子常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忿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已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

可苟也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志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志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志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志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志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志

其人矣吾聞其語矣

孔子曰探湯喻去惡疾

隱居以求其志

行義以達其道言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疏曰孔

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為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遯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

故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子曰千駟四匹馬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所謂以疏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德為稱

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

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

而稱焉

孔子曰千駟四匹馬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北河曲之中

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此所謂以疏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公德為稱

齊君景謚也馬四匹為駟千駟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既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



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陳

于今稱之以為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

充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馬曰以為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對曰未也嘗獨立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

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

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

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

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疏**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為詩為禮也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者伯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為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會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

謂已曰學詩乎已即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答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者既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疎遠其子也故為得三所以喜也

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

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

君夫人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疏**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也邦君也

之妻者諸侯之夫人也妻者齊也言與夫齊體上下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己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為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六

泰西圖氏

禮記卷第十六

二品廢生阮常生按采

論語注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季氏第十六

揚其衰失

本揚誤揚今正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

唐石經史作與北監本作與案與是正字省作與誤作史

伏羲之後

皇本伏羲作宓儀釋文出宓字云音密又音伏本亦作伏案五經文字云宓論語注亦用作宓儀字音伏是唐時論語注俱作宓儀

季氏貪其土地

皇本無土字

欲滅而取之

皇本取作有

來告孔子

皇本子作氏下有也字

論語注疏卷第十六按勘記



故孔子獨疑來教之

皇本之作也

且在邦域之中矣釋文出邦域云邦或作封案邦與封古字雖通然此處疑本作封字孔注云魯七百里之封邢疏云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顯與為附庸在封域中也又云顯與為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皆作封字可證

魯七百里之封

皇本封作邦

何以伐為

皇本高麗本作何以為伐也

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

皇本無二於字高麗本毀下無於字釋文出於匣云本今作柙

五經文字云柙與匣同見論語。按柙訓檻匣訓匱是柙為正字匣為假借字

櫝匱也

皇本匱作櫃案櫃乃匱之俗字

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

皇本作失毀非典守者之過邪

後世必為子孫憂

釋文出必為子孫憂云本或作後世必為子孫憂

而必為之辭

皇本高麗本必下有更字

患政理之不均平

皇本理作治平下有也字釋文出政治云本今作理

則不貧矣

皇本不下有患字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釋文出邦內云鄭本作封內

干楯也

釋文出楯字云又作楯

不在顯與

唐石經高麗本在下有於字釋文出不在顯與云或作不在於顯與

而在蕭牆之內也

隸釋載漢石經在下有於字云益毛包周無於又牆作牆陶本北監本毛本作牆

按牆俗牆字

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顯與也

本顯誤預今正



且爾言過矣

本且誤目今正

自是汝之言罪過矣

本自誤目今正

言將伐顓臾之意

本與誤更今正

以舍其探利之說

北監本毛本探作貪

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

本土誤士今正

則當修文德

本文誤大今正

而在蕭牆之內也

浦鏗云也下脫者字

至屏而加蕭敬焉

本肅誤蕭今正

武陽縣東北是也

本北誤此今正

爾雅云兕野牛

案爾雅野當作似各本皆誤

戈秘六尺有六寸

監本毛本秘作秘是也閩本亦誤

戈今句矛戟也

浦鏗云子誤矛是也

胡其子

子當作子閩本毛本並誤

天下有道章

周幽王爲犬戎所殺

本犬誤天今改

孔曰至乾侯

北監本毛本作至侯矣

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

今史記周本紀后上有申字

遂殺幽王麗山下

本同毛本麗作驪

云專征伐者

浦鏗云專下脫行字

子昭公禚立

閩本北監本毛本禚作禚。按史漢並作禚左傳作禚說詳左傳注疏校勘記二十



祿之去公室章

孔曰文子云云

皇本高麗本竝作鄭元曰

文公子妃

左氏文十八年傳子作二

欲立之

左氏文十八年傳欲上重襄仲二字

益者三友章

友便辟

高麗本辟作僻案馬讀辟為避鄭讀辟為譬今高麗本作僻益與釋文同今既采馬注而字又作僻其誤甚矣

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皇本作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也

友便佞

說文引便作諛案五經文字云諛見周書與便巧之便同

便辨也

北監本毛本辨作辯說見前

益者三樂章

樂佚遊

釋文出佚遊云本亦作逸音同。按佚逸字多通用

謂好沈荒淫溢也

浦鐘云瀆誤溢

瀆者嫉慢也

案嫉是媒之誤閩本同

待於君子有三愆章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釋文出躁字云魯讀躁為傲今從古案荀子勸學篇云未可與言而言謂

之傲鹽鐵論孝養章云言不及而言者傲也皆用魯論

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皇本高麗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章



戒之在鬪

唐石經鬪誤鬪皇本閩本誤鬪北監本毛本誤鬪

戒之在得

釋文出在得云或作德非

生而知之者章

有箇禮不通

補北監本禮作屈

君子有九思章

孔子至思義

本義誤夫今正

凡人執事多惰窳

閩本北監本毛本窳作怠

若一朝之忿

本一字空闕今補正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民無德而稱焉

皇本高麗本德作得又皇本無而字案得與德字雖通然此處自當作德王注云此所謂

以德為稱正義云此章貴德也又云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又云其此所謂以德為稱者與皆以斯字即指德言直截自然若改為得頗乖文義

餓于首陽之下

案論語于皆作於惟此章作于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陳亢 說文云論語有陳亢案亢字子禽與爾雅亢鳥噉語訓相合作仇似非也然漢書古今人表陳亢陳子禽為二人段玉裁說

未也不學詩無以言

皇本高麗本也下有曰字言下有也字

聞斯二者

皇本者下有矣字高麗本者作矣

問一得三

北監本毛本問誤聞

邦君之妻章

前章毛本亦受功已



亦曰君夫人 皇本高麗本人下有也字

對異邦謙 本邦誤所今正

諸侯嫡妾不正 釋文出嫡妾云本又作適同

論語注疏校勘記 卷十六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七

陽貨第十七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君子小人為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

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

歸孔子豚 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 孔子時其亡也而

往拜之遇諸塗 孔曰塗道也於道路與相逢 謂孔子曰來予與

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馬

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知乎曰不可** 孔曰言孔子極極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不得為有知 **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

馬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孔子曰以

**疏**

陽貨至仕矣。正義曰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

也蓋各虎字貨為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孔子不見者疾其家臣專政故不與相見歸孔子豚者歸遺也豚豕之小者陽貨欲使孔子往謝因得從容見之故遺孔子豚也孔子時其亡而往拜之者謂伺虎不在家時而往謝之也遇諸塗者塗道也孔子既至貨家而反於道路與相逢也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者貨呼孔子使來就己言我與汝有所言也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者此陽貨謂孔子之言也寶以喻道德言孔子不仕是懷藏其道德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使迷亂其國也仕者當拯弱興衰使功被當世今爾乃懷寶迷邦可以謂之仁乎曰不可者此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仁也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者此亦陽貨謂孔子辭亟數也言孔子棲棲好從事而數不遇失時可謂有知者乎不得為有知也曰不可者此亦孔子遜辭言如此者不可謂之知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者此陽貨勸孔子求仕之辭逝往也言孔子年者歲月已往不復畱待我也當急求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者諾應辭也孔子

知其勸仕故應答之言我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曰君子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孔子曰上知不可使為惡下愚不可

可使

**疏**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可強賢移。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性謂人

所稟受以生而靜者也未為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遇善則升逢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唯上知聖人不可移之使為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強賢此則非如中人性習相近遠也

子之武城聞

孔子曰

夫子莞爾而笑

莞爾小曰

割雞焉用牛刀

孔子曰言治小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

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

使也

孔子曰道謂禮樂也樂

子曰二三子

孔子曰從

以和人人則易使



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曰戲以治**疏**子之至之耳。正義曰此章論

治民之道也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者之適也武城魯邑名

時子游為武城宰意欲以禮樂化導於民故弦歌孔子因適

武城而聞其聲也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者莞爾

小笑貌言雞乃小牲割之當用小刀何用解牛之大刀以喻

治小何須用大道今子游治小用大故笑之子游對曰昔者

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者

子游見孔子笑其治小用大故稱名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

對之道謂禮樂也禮節人心樂和人聲言若在位君子學禮

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而易使也子

曰二三子者呼其弟子從行者也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者孔子語其從者言子游之說是我前言

戲之以治小而用大道其實用大是也

**公山弗擾以**

**費畔名子欲往**子曰弗擾為季氏宰與陽

**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之適也無可

適**子曰夫名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

氏之

適

氏之

適

氏之

適

氏之

適

氏之

適

**其為東周乎**

與周道於東

**疏**

公山至周乎。正義曰此章論孔子欲不避

而與周道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名子欲往者弗擾即左傳公

山不狃也字子洩為季氏費邑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邑

以畔來召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

必公山氏之之也者上下二之俱訓為適末無也已止也子

路以為君子當去亂就治今孔子乃欲就亂故不喜說且曰

無可適也則止之何必公山氏之適也子曰夫名我者而豈

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者孔子答其欲往之意也

徒空也言夫人名我者豈空然哉必將用我道也如有用我

道者我則與周道於東方其使魯為周乎吾是以不擇地而

欲往也。注弗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正義曰

案定五年左傳曰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瑣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

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

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

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是其事

也至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陽虎敗而出至十二年季氏

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

以襲魯國人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



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孔曰不見侮慢寬則得眾信則人任

焉敏則有功孔曰應事疾則多成功惠則足以使人疏至使

人。正義曰此章明仁也子張問仁於孔子者問何如斯可謂之仁也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者言為仁之道有五也請問之者子張復請問五者之目也曰恭寬信敏惠者此孔子略言為仁五者之名也恭則不侮者此下孔子又歷說五者之事也言己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寬則得眾者言行能寬簡則為眾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佛

脍炙子欲往孔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子路曰昔者由也聞

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孔曰不入其國佛脍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

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

緇孔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皁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也言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

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疏佛脍至不食。正義曰此

治也佛脍名子欲往者佛脍為晉大夫趙簡子之中牟邑宰以中牟畔來名孔子孔子欲往從之也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君子不入不善之國也佛脍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今佛脍以中牟畔則是身為不善而子欲往如前言何子曰然有是言也者孔子答云雖有此不入不善之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者孔子之意雖言不入不善緣君子見幾而作亦有可入之理故謂之作譬磷薄也涅水中黑土可以染皁緇黑也人豈不曰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黑以喻君子雖居濁亂濁亂不能汚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者孔子又為言其欲往之意也匏瓜也瓠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



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胥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

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未入室安得聖人之趣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六言六蔽者謂下六事仁知信直勇剛也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對故使還坐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

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直不好

學其蔽也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

六蔽矣乎者蔽謂蔽塞不自見其過也孔子呼子路而問之曰汝嘗聞六言不學而皆蔽塞者乎對曰未也者子路對言未嘗聞也居吾語女者居由坐也禮君子問更端則起子路起對故使還坐吾將語女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者此下

歷說六言六蔽之事也學者覺也所以覺寤未知也仁之為行學則不固是以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

所施不當則如愚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逸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者人言不欺為信則當信義若但好信而不

好學其蔽也絞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譏刺太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為賊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若好特其

剛不學以制之則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其蔽也妄抵觸人

詩可以興孔曰興引可以觀鄭曰觀風可以羣孔曰羣居

相切可以怨孔曰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曰邇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



立也與

馬曰周南名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疏  
 子曰至也與正義曰此章勸人學詩也子曰小子何莫學  
 夫詩者小子門人也莫不也孔子呼門人曰何不學夫詩也  
 詩可以興者又為說其學詩有益之理也若能學詩可以  
 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觀者詩有諸國之風俗  
 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羣者詩有切如磋可以羣居  
 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  
 近也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  
 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道也言事父與君皆有其  
 道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  
 以為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獸草木之名也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名南矣乎者為猶學也孔子謂其子伯魚曰女學  
 也與者又為說宜學周南名南之意也牆面面向牆而南  
 名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則可以觀  
 興人而不為則如面正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至  
 而立正義曰云周南名南國風之始者詩序云然則關雎至  
 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關雎麟

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名公周南名南  
 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周南名南二十五篇謂之正國風  
 為十五國風之始也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亦詩關雎序  
 文也言二南皆是正始之道先美家內之化是以關雎之篇  
 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也云三  
 綱之首王化之端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謂君臣父子夫  
 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  
 父子然後有君臣二南之詩首論夫婦文王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後妃夫人之德為首終  
 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  
 至于致嘉瑞故為三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曰鄭  
 綱之首王教之端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曰鄭  
 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樂云樂云鍾鼓  
 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  
 云乎哉易曰樂之所貴者移風疏子曰至乎哉正義  
 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  
 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哉言非但  
 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  
 哉者鍾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

云乎哉易曰樂之所貴者移風疏子曰至乎哉正義  
 也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  
 皆行禮之物也言禮之所云豈在此玉帛云乎哉言非但  
 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上治民樂云樂云鍾鼓云乎  
 哉者鍾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貴其移風易俗非謂貴此



鍾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樂之本不在玉帛鍾鼓也子曰色厲而內荏

子曰荏柔也為外強中乾也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自矜厲而內柔佞也疏子曰色厲而內荏警諸小人

有盜心穿窬壁窬窬牆疏其猶穿窬之盜也與○正義

曰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窬壁窬

持正內常有穿窬壁窬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牆竊盜之心也與子曰鄉原德之賊也疏鄉原其人

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

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疏子曰鄉原德之賊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之詭隨也

是賊亂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

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子曰

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疏子曰

而塗說德之棄也○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

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則於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為有

德者所棄也子曰鄙夫可與學君也與哉疏子曰言不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疏子曰言不其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疏子曰言不其

鄙夫至矣矣○正義曰此章論鄙夫之行也子曰鄙夫可與

事君也與哉者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也其未得之也

患得之者此下明鄙夫不可與事君之由也患得之者患不

能得也言其初未得事君也時常患己不能得事君也既得

之患失之者言不能任直守道常憂患失其祿位也苟患失

之無所不至矣者苟誠也若誠憂失之則用心顛倒竊位偷

安言其邪媚無所不為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

以此故不可與事君也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

或見之也也疏子曰言古者民

今之狂也蕩疏子曰言古者民

也忿戾疏子曰言古者民

也忿戾疏子曰言古者民







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魯人

也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為其將命者 [疏] 孺悲至聞之

不己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孺悲思之 [疏] 正義曰此

章蓋言孔子疾惡也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者孺悲魯

人也來欲見孔子孔子不欲見故辭之以疾也將命者出戶

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將猶奉也奉命者主人傳辭出入人

也初將命者來入戶言孺悲求見夫子辭之以疾又為將命

者不己故取瑟而歌令將命者聞之而悟 宰我問三年

已無疾但不欲見之所以令孺悲思之 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

期可已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

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 子白食夫稻衣夫錦於女

安乎曰安女安則為矣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

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

之孔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恩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

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曰子生於二

抱 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孔曰自天子 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

三年之恩昊天罔極而予也有 [疏] 宰我至母乎。正義曰此章論三年喪禮也宰

愛乎 三年宰我嫌其期月六遠故問於夫子曰三年之喪期已久矣者禮喪服為至親者

矣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者此宰

我又說喪不可三年之義也言禮檢人迹樂和人心君子不

可斯須去身推在喪則皆不為也不為既久故禮壞而樂崩

也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者宰我又言三

年之喪一期為足之意也夫人之變遷本依天道一期之問



但一期而除亦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者孔子見宰我言至親之喪欲以期斷故問之言禮為父母之喪既殯食粥居倚廬斬衰三年期而小祥食菜果居聖室練冠緇緣要經不除今女既期之後食稻衣錦於女之心得安否乎曰安者宰我言既期除喪即食稻衣錦其心安也女安則為之者孔子言女心安則自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者孔子又為說不可安之禮旨美也言君子之居喪也疾即飲酒食肉雖食美味不以為甘雖聞樂聲不以為樂寢苦枕塊居處不求安也故不為食稻衣錦之事今女既心安則任自為之責其無仁恩於親故再言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者予宰我名宰我方當愚執夫子不欲面斥其過故宰我既問而出去孔子對二三子言曰夫宰予不仁於父母也凡人子生未三歲常為父母所懷抱既三年然後免離父母之懷是以聖人制喪禮為父母三年庶人皆為父母三年故曰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者為父母愛已故喪三年今予也不欲行三年之服是有三年之恩愛於父母乎注馬曰至火也正義曰云周禮月令有更火之文者周書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也晉

成康中得之汲冢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司燿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鄭立注云行猶用也變猶易也鄭司農說以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櫨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其文與此正同釋者云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季夏用之柞櫨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注孔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正義曰禮記三年間云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鄭立云達謂自天子至於庶人喪服四制曰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禮曰先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踬而及之也聖人雖以三年為文其實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途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喪服四制曰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假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故孔子云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所以喪必三年為制也注孔曰至愛乎正義曰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小雅蓼莪文鄭箋云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云予也有三年之愛乎者言宰予不欲服喪三年是無三年之愛也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為聖人無微旨以戒將子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子



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馬曰為其無所**疏**子曰至乎已。正義曰此章疾人之

不學也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者賢勝也已止也博說文作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魯作簿圍棊謂之奕說文弈從升言棟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圍棊稱奕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夫子為其飽食之志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欲令據此為樂則不生淫欲也

**子路曰君子**

**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疏**子路至為盜。正義曰此章抑子路

也子路曰君子尚勇乎者子路有勇意謂勇可崇尚故問於夫子曰君子當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者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上即尚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者君子指在位者言宜為義言在位之人有勇而

無義則為亂逆在下小人**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

**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包曰好稱說人之惡所以為惡**惡居下流**

**而訕上者**孔曰訕**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孔曰微抄

窒塞也**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包曰訐謂

已有**疏**子貢至直者。正義曰此章論人有惡行可憎惡也

私**疏**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者君子謂夫子也子貢問夫

子之意亦有憎惡者乎子曰有惡者答言有所憎惡也惡稱

人之惡者謂好稱說人之惡所以惡之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訓謗毀也謂人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

禮者勇而無禮義為亂所以惡之也惡果敢而窒者窒謂窒

好為果敢窒塞人之善道所以惡之也曰賜也亦有惡

子貢言賜也亦有所憎惡也惡微以為知者微抄也禮

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己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

孫也君子義以為勇若以不順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訐以



為直者許謂攻發人之陰私也人之為直當自直己  
若攻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子曰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疏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正義曰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

所以難養者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

論也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鄭曰年在不感而為人所

惡終無善行也疏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正義曰此善言人年四十猶為惡行而見憎惡於人者則

是其終無善行也已以其年在不感而猶為人所惡必不能追改故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七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章

歸孔子豚釋文出歸孔子云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為歸今從古案歸饋古今字儀禮聘禮注今文歸或為饋

遇諸塗釋文出塗字云字當作途。按古道塗字多作涂从走从土皆後出字

言孔子栖栖好從事北監本毛本栖作棲此疏中亦作棲案說文西為本字或作棲此作栖又

為棲之俗字

以順辭免皇本免下有害也二字

予與爾言者本予誤子今正

仕者當拯弱興衰北監本毛本弱作溺



論語注疏卷之十一

言孔子年老 本老誤者今正

性相近也章

唯上知與下愚 皇本唯作惟說見前

不可使為惡 皇本為上有強字案釋文為下強賢作音則此處亦無強字

未為外物所感 本未誤夫今正

下愚之人 闕本北監本毛本人作夫

子之武城章

聞弦歌之聲 皇本弦作絃案說文有弦無絃

夫子莞爾而笑 釋文出竟爾云本今作莞案易夫竟陸夬夬虞注竟悅也讀如夫子竟爾而笑之竟是伸

翔所見本亦作竟字

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高麗本無也字

言雞乃小牲 本牲誤往今正

而引昔聞夫子之言以對之 本昔誤焉闕本同今正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公山弗擾 皇本高麗本弗作不注同

何必公山氏之也 高麗本之字不重

如有用我者 皇本用上有復字

此章論孔子不避亂而興周道也 本避誤雖今正

改步改玉 本玉誤王闕本同今正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論語注疏卷之十一



孔子曰 高麗本曰上有對字

佛肸召章

佛肸召 唐石經同皇本佛肸作佛勝後同案漢書古今人表作弗勝佛弗勝三字皆以音近通借五經文字云肸肸上說文下經典相承隸省

有是言也不曰堅乎 皇本不上有曰字

涅而不緇 閩本同毛本涅作涅案史記孔子世家及論衡問孔篇俱作不淄淄與緇古字通後漢書后妃紀云恩隆好合遂忘淄瀦以淄為緇又隸釋載費鳳別碑有云塗而不滓史記屈原賈生傳云爾然泥而不滓者也後漢書隗囂傳亦云賢者泥而不滓似皆本此當是古魯異文

故謂之作譬 浦鏜云為誤謂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 皇本無也字

未也居吾語女 皇本居上有曰字

居由坐也 閩本同毛本由作猶

好剛不好學 本學誤之今正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皇本以子謂伯魚曰以下別為一章朱子集注本與皇本同

羣居相切磋 毛本磋並作磋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皇本高麗本召作邵下及注並同○按周召字當作召作邵非

樂得淑女 皇本無樂字

如向牆而立 皇本立下有也字釋文出如鄉云又作何同說見前

王者之風 本王誤五今正



三綱者何謂今白虎通謂下有也字

禮云禮云章

鍾鼓云乎哉皇本闕本北監本毛本鍾作鐘注疏竝同

言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本而誤不今正

深明樂之本北監本毛本樂上有禮字此誤脫也

色厲而內荏章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釋文出穿踰云本又作窬音同案孔注云窬窬牆也則字當從踰

鄉原章

而為意以待之皇上意上有已字

是賊亂德也皇本也上有者字釋文出是賊亂云賊或作賊字

而見人輒原其過鄉皇本嚮作向釋文出趣鄉云本今作嚮說見前

言此所以賊德諸本有也字

道聽而塗說章

德之棄也高麗本無也字

鄙夫章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出與哉云本或作無哉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高麗本無也字

苟患失之高麗本無之字

言其邪媚無所不為皇本無其字為下有也字

則用心固惜案固當作顧各本皆不誤今正



古者民有三疾章

與今時異

本今誤令今正

古之矜也廉

釋文出廉字云魯讀廉為貶今從古

今之狂也蕩者謂忿戾而多咈戾

蕩者下毛本有謂無所依據太放浪也古

之矜也廉者謂有廉隅自檢束也今之矜也忿戾者三十字闕本北監本並有上謂字以下二十九字闕本實闕北監本空闕

巧言令色章

王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皇本高麗本無此節經注

惡紫之奪朱也章

惡紫之奪朱也

高麗本無也字下雅樂下同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皇本者作也高麗本無者字

傾覆國家

皇本作傾覆其國家也

謂青赤田白黑

北監本毛本田作黃是也浦鏜云謂上脫正字

綠紅碧紫駢黃色是也

浦鏜云色字衍

東為木

本東誤策今正

木刻土

闕本同案刻當作克下同

中央上上色黃

案二上字並當作土浦鏜云央下脫為字

土刻水

本土誤士今正

予欲無言章

天何言哉

釋文出天何言哉云魯讀天為夫今從古



孺悲欲見孔子章

孺悲欲見孔子

釋文出孺悲云字亦作孺案五經文字云孺經典及釋文或作孺與孺同

孔子辭以疾

皇本高麗本以上有之字

為其將命者不已

皇本已上有知字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期已久矣

釋文出期已久矣云一本作基

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

皇本無之文二字

食夫稻衣夫錦

皇本高麗本稻下錦下有也字案世說魏甯篇引此文亦並有也字

安女安則為之

皇本女上有日字

子生於二歲

案二當作三皇本於作未

天下之通喪也

史記弟子列傳喪作義

於其父母乎

漢石經無乎字

欲報之恩

皇本思作德

宰我嫌其期月太遠

北監本毛本期月作三年

推在喪則皆不為也

案推當惟誤

一期之間

本問誤問今正

其辭今亡

本今誤令今正

天下之通喪也

禮記三年問通作達案此本疏後述經文亦作達喪

先王制禮也

今禮記檀弓王下有之字

不至者

今禮記檀弓至下有焉字



有三年之愛乎者

浦鐘云愛下脫於其父母四字

飽食終日章

不有博奕者乎

亦作弈

皇本闕本同北監本毛本奕作弈闕本疏中唯說文下作弈按當作弈

馬曰 高麗本無馬日字

善生淫欲

皇本欲作慾下有也字釋文出淫慾云本今作欲○按欲慾古今字

局戲也

毛本局作局說見前

古者烏曾作籒

闕本同北監本毛本曾改作曹是也案廣韻十九釋衆經音義八藝文類聚七

十四引世本竝作烏曹說文作烏曹段玉裁說文注已正其誤

夫子爲其飽食之

按之之當是終日之誤

猶勝乎上也

北監本毛本上作止

君子尚勇乎章

君子義以爲上者

本以誤而今正

言君子不尚勇而上義也

北監本毛本上作尚

君子亦有惡乎章

子貢曰

皇本高麗本曰上有問字

君子亦有惡乎

漢石經無亦字下有惡無惡字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漢石經無流字案皇疏云又憎惡爲人臣下而毀謗其君上者也邢疏云謂人

居下位而謗毀在上所以惡之也是皇邢兩本亦無流字九經古義云當因子張篇惡居下流涉彼而誤鹽鐵論大夫曰文學居下而訕上漢書朱雲傳云小臣居下訕上是漢以前皆無流字



惡果敢而窒者

釋文出而窒云魯讀窒為室今從古案室乃窒之省文隸釋載漢韓勅脩孔廟後碑以窒

賜也亦有惡乎

皇本高麗本乎作也

惡微以為知者

釋文出微以云鄭本作絞案敷聲交聲古音

抄人之意

皇本抄上有惡字

禮毋抄說

案抄當作勦北監本毋誤母。按段玉裁云

唯女子與小人章

遠之則怨

皇本怨上有有字

若文母之類

本毋誤毋今正

年四十而見惡焉章

年四十而見惡焉

漢石經作年卅見惡焉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微子去之其子為之

比十諫而死



抄人之意

禮勇抄疏 此處動字从刀不从力

唯女子與小人章

遂之則怨

若文母之類

平四十而良惡蓋 與下發卦非卅良惡蓋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八

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禮壞樂崩君子仁人或去或死否則隱淪巖野周流四方因記周公戒魯公之語四

乳生八士之名以前篇言羣小在位則必致仁人失所故以此篇次之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馬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

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 **孔子曰殷**

**有三仁焉** 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疏** 正義曰此章論

殷有三仁志同行異也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者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見紂無道微子去之

箕子佯狂爲奴比干以諫見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者愛人

謂之仁三人所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注

馬曰至見殺正義曰云微箕二國名子爵也者孔安國云

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去無道鄭立以爲微與箕俱存



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  
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辟  
漢景帝名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父者啓與其  
弟仲衍皆紂之同母庶兄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  
微子啓與仲衍其時尤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紂之父欲  
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  
子故立紂為後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  
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曰比干是紂之親則諸  
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  
之親戚也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立王肅皆以箕子為  
紂之諸父服虔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  
耳云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佯狂為奴比干以諫見殺  
者尚書微子篇備有去殷之事本紀云西伯既卒周武王之  
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  
王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  
與太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  
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為奴紂又囚之是也

師孔曰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

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孔曰苟直道以事人所枉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疏柳下至之邦

論柳下惠之行也柳下惠為士師者士師典獄之官也三黜  
者時柳下惠為魯典獄之官任其直道羣邪醜直故三破黜  
退人曰子未可以去乎者或人謂柳下惠曰吾子數被黜辱  
未可以去離魯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者答或人不去之意也焉何也枉曲也  
時世皆邪已用直道以事於人則何往而不三黜乎言苟直  
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舍其直道而曲以事人  
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注士師典獄  
之官正義曰士師即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  
為官名鄭立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典獄之官  
也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孔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以聖道難成故疏齊景至子行  
云吾老不能用



言孔子失所也齊景公待孔子者待遇也謂以祿位接遇孔子也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者魯三卿季氏為上卿最貴孟氏為下卿不用事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為臣下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注以聖道難成故云吾老不能用也正義曰案世家云魯昭公奔齊頃之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數問政景公說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諫而止之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齊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是其事也齊

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孔子曰桓子季孫

**疏**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正義曰此章言孔子去無道也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犁鉏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焉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日且郊如致膳乎大夫則吾尤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謂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孔子遂適衛矣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孔子曰接輿楚人佯狂而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孔子曰此孔子於鳳鳥鳳鳥待聖

衰往者不可諫孔子曰已往所行來者猶可追孔子曰自

可追自止辟亂隱居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曰已而已



已甚不可復治也再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

得與之言

包曰下

疏

楚狂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記接

而過孔子者接輿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時孔子適楚與接輿相遇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欲感切孔子也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者此其歌辭也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鳳德之衰也諫止也言已往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已來尤可追而自止欲勸孔子辟亂隱居也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再言之者傷之深也殆危也言今之從政者皆無德自將危亡無日故曰殆而皆語辭也孔子下欲與之言者下謂下車孔子感其言故下車欲與語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者趨謂疾行也疾行以辟孔子故孔子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桀溺隱者也耦廣五十二相爲耦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

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

矣

馬曰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

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誰以易之

孔曰滔滔周流之貌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

士有辟人之法有辟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

爲士從辟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辟世之法

鄭曰纓覆種也輟止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爲其不覆種不止不以津告曰鳥獸不可與同羣

孔曰隱於山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孔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也

疏長沮至

易也

四



正義曰此章記孔子周流為隱者所譏也長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者長沮桀溺隱者也耦耕器也二  
耜為耦津濟渡之處也長沮桀溺並二耜而耕孔子道行於  
旁過之使子路往問濟渡之處也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者  
執輿謂執轡在車也時子路為御既使問津孔子代之而執  
轡故長沮見而問子路曰夫執轡者為誰人子路曰為孔丘  
者子路以其師名聞於天下故舉師之姓名以答長沮也曰  
是魯孔丘與者長沮舊聞夫子之名見子路之答又恐非是  
故復問之曰是魯國之孔丘與與是疑而未定之辭曰是也  
者子路言是魯孔丘也曰是知津矣者長沮言既言是魯孔丘  
是人數周流天下自知津處故乃不告問於桀溺者長沮不  
告津處故子路復問桀溺桀溺曰子為誰者不識子路故問  
之曰為仲由者子路稱姓名以答也曰是魯孔丘之徒與者  
桀溺舊聞魯孔丘之門徒有仲由有恐非是故復問之曰是  
與曰然者然九是也子路言己是魯孔丘之徒也曰滔滔者  
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者此譏孔子周流天下也滔滔者  
流之貌言孔子何事滔滔然周流者乎當今天下治亂同皆  
是無道也空舍此適彼誰以易之為有道者也且而與其從  
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者士有辟人辟世之法且  
孔子從辟人之法長沮桀溺自謂從辟世之法且而皆謂

與猶等也既言天下皆亂無以易之則賢者皆合隱辟且等  
其隱辟從辟人之法則有周流之勞從辟世之法則有安逸  
之樂意令孔子如已也輟而不輟者覆種也輟止也覆種  
不止不以津告子路行以告者子路以長沮桀溺之言告夫  
子夫子撫然者撫失意貌謂不達己意而使非己也曰鳥獸  
不可與同羣者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  
獸不可與同羣若隱於山林是同羣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  
誰與者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  
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者言凡天下有道者我皆不與易也為其  
已大而人小故也○注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正義曰此周  
禮考工記文也鄭注云古者耜一金兩人並發之今之耜  
頭兩金象古之耦也月令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  
脩耒耜鄭注云耒耜者耒之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  
杖荷蓀包曰丈人老  
人也蓀竹器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  
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包曰丈人云不  
勤勞四體不分子路拱而  
殖五穀誰為夫植其杖而芸孔曰植倚也  
除草曰芸子路拱而  
子而索之邪語統十八  
五



立未知所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

之至則行矣子曰子路反至其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曰雷言以語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

之何其廢之孔曰言女知父子相養不欲絜其身

而亂大倫包曰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

不行已知之矣包曰言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不

之疏子路至之矣正義曰此章記隱者與子路相讓之

語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

子行不相及而獨在後逢老人以杖擔荷竹器子路問曰子

見夫子乎者夫子孔子也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

夫子者丈人責子路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爲夫子

而來問我求索之邪植其杖而芸者植倚立也芸除草也丈

人既責子路至於田中倚其荷蓀之杖而芸其苗子路拱而

立者子路未知所以答故隨至田中拱手而立也止子路宿

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者丈人留子路宿殺雞爲黍

而行以告者既宿之明日子路行去遂及夫子以丈人所言及

雞黍見子之事告之也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夫子言此丈人必賢人之隱者也使子路反求見之欲語

以已道子路反而至其家則丈人出行不在也子路曰不仕

無義者丈人既不在留言以語丈人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之此下之言皆孔子之意言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

人性則皆當有之若其不仕是無君臣之義也長幼之節不

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者言女知父子相養是知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反可廢君臣之義而不仕濁世欲清絜

其身則亂於君臣之義大道理也君子之仕非苟利祿而已所以行君

臣之義亦不必自己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也

注蓀竹器○正義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說文作蓀芸田器也柳下惠少連逸民者節行超逸也包曰子曰不降其

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



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鄭曰言其直己之謂柳

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

已矣孔曰但能言應倫理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包曰放置也身中清廢中權馬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自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馬曰亦不必進亦疏民

至不可。正義曰此章論逸民賢者之行也逸民伯夷叔齊

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者逸民謂民之節行超逸者也

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也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

齊與者此下孔子論其逸民之行也言其直己之心不降志

也不人庸君之朝不辱身也惟伯夷叔齊有此行也謂柳下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者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者又論

此二人食祿亂朝是降志辱身也倫理也中慮也但能言應

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謂之逸民謂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者放置也清純潔也權

反常合道也孔子又論此二人隱遯退居放置言語不獲

其世務其身不仕濁世應於純潔遭世亂自廢棄以免患應

於權也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者孔子言我之所行則與

此逸民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故曰無可無不可

也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彌云朱張字子荀卿以此孔子言

其行與孔子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孔曰亞次

同故不論也大師擊適齊亞飯干適楚也次飯樂

師也擊二飯繚滴蔡四飯缺適秦包曰三飯四飯樂

干皆名二飯繚滴蔡四飯缺適秦章名各異師繚缺

皆名鼓方叔入於河包曰鼓擊鼓者方叔播鼗武入

於漢孔曰播鼗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孔曰魯

禮壞樂崩樂人疏大師至於海。正義曰此章記魯哀公

皆法陽襄皆名疏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大師擊適齊



入居於海內也。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施其親。孔曰：「施，易也。不以他。」

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

一人。孔曰：「大故，謂。」

周公戒魯公之語也。周公謂魯公者，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

於魯，將之國。周公戒之曰：「君子不施其親者，施不易也。言

大臣怨乎不以者，以用也。既仕為大臣，則當聽用之，不得令

大臣怨不見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者，大故謂惡逆之事

也。故舊朋友無此惡逆之事，則不有遺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才無得責備於一人也。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

仲忽、叔夜、叔頁、季隨、季騮。包曰：「周時四乳生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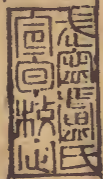
皆為顯士，故記之。爾。」

疏。正義曰：此章記與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每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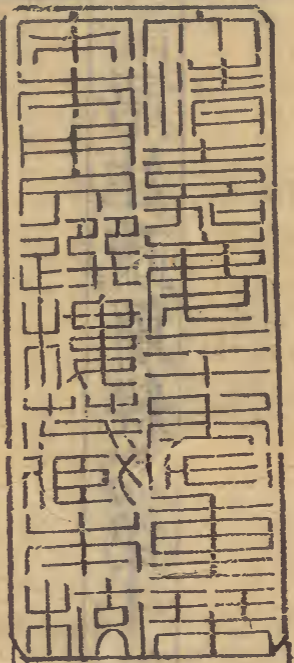
皆二子，凡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耳。鄭立

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為宣王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八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聚

論語注疏卷十八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章

其時尤尚為妾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是也。按今本呂氏春秋無其時猶三字

改而為妻後生紂

案呂氏春秋呂覽改作已後作而是也

紂之父欲立微子啓

○案呂氏春秋父下有紂之母三字立作置下同

比干是紂之親

今家語作比干於紂親

乃與太師謀遂去

史記殷本紀太師下有少師二字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

本竅誤窮今正

柳下惠為士師章

論語注疏卷十八按勘記



所至之國 皇本所上有於字

齊景公待孔子章

季氏爲上卿最貴 史記孔子世家集注引上卿作正卿

異日 本日誤曰今正

齊人歸女樂章

齊人歸女樂 釋文出齊人歸云鄭作饋案說見陽貨篇

陳女樂馬於魯城南高門外 本馬誤焉史記孔子世家

則吾尤可以正 北監本毛本尤作猶正作止是也

彼婦入之口 北監本毛本無人字下彼婦人之謂亦無人字又謂作謁與今史記合

以羣婢故也 史記孔子世家無故字也下有夫字下適衛下無矣字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章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高麗本孔子下有之門二字闕本狂誤狂下同案高麗本有之門二字頗

與古合蓋接輿乃楚狂之名過孔子者過孔子之門也莊子人間世言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正指此事故鄭君注孔子下云下堂出門最爲明確包咸以下爲下車甚誤

何德之衰 漢石經何下有而字衰下有也字下可諫可追下竝同皇本高麗本句末亦竝有也字唐石經唯衰下有也字案莊子人間世作何如德之衰也如與而古字通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釋文出殆而云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來者猶可追 本猶誤尤下同今正

趨而辟之 各本趨作趨下同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論語注疏卷之九

二



夫執輿者為誰

漢石經

輿作車誰下有子字皇本誰下有乎

曰是也曰

漢石經

無也字下曰字皇本高麗本上曰上有對

是魯孔丘之徒與

釋文出孔子之徒與云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丘之徒與案史記孔子世家作子孔

丘之徒與

滔滔者

釋文出滔滔

滔滔云鄭本作悠悠案史記孔子世家亦作悠悠文選晉紀總論注引孔注云悠悠者周流之貌

也鄭作悠悠亦从妄改

耨而不輟

漢石經

耨作耨案說文亦引作耨與漢石經合五經文字云耨音憂覆種見論語經典及釋文皆作耨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漢石經無行字夫字案史記孔子世家亦無行字因丈人章而誤衍也皇

侃疏已有行字

鳥獸不可與同羣

皇本高麗本羣下有也字

隱於山林是同羣

皇本作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也按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孤隱居

山林是同羣也

有恐非是

補明監本有作又

是與

浦鏗云當為是魯國孔丘之徒與入字

夫子憮然者憮失意貌

本憮並誤撫今正

謂不達己意

本謂誤其今正

鳥獸不可與同羣者

本鳥誤鳥下並同闕本下山林多鳥獸鳥字亦誤鳥

兩人並發之

今周禮攷工記注並作併

今之耜歧頭兩金

闕本北監本毛本歧作岐○按岐歧

正俗字



子路從而後章

以杖荷蓑 皇本蓑作篠釋文出蓑字云本又作條又作筱案說文玉篇竝引作筱是筱為本字蓑為假借字條又為蓑之省文史記孔子世家引包氏注蓑草器名也字當从艸無疑今包注作竹器竹乃艸字之訛皇本竟改从竹作篠并云籊籊之屬誤益甚矣

植其杖而芸 漢石經植作置芸作耘釋文出而芸云音云多作耘字案植置古字通耘為本字芸乃假借字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漢石經作君臣之禮如之何其廢之也皇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案後漢書申屠蟠傳注亦作其可廢也

欲絜其身 皇本閩本北監本毛本絜作潔案潔乃絜之俗字

道之不行 皇本高麗本行下有也字

見子之士 補明監本土作事是也

逸民章

朱張 釋文出朱張云鄭作侏張云音陟畱反案鄭氏不以朱張為人姓名故讀朱如周朱周一聲之轉書詩張為幻本或作侏張亦作侏張此言逸民之行皆不合於正故云侏張猶師古注夷逸謂竄於蠻夷而遁亦不以為人姓名也。按下無謂朱張之語

不辱其身 皇本高麗本身下有者字

其斯而已矣 漢石經作其斯以乎案已以古字通

謂虞仲夷逸 漢石經逸作佚案前夷逸字闕。按二字古多通用

身中清 史記孔子世家身作行

降志辱身矣者 案者字誤衍諸本竝無

中慮也 案此三字是中倫中慮之誤



應於純潔 北監本毛本同案潔當作絜

荀卿以比孔子 本比誤此今正

大師摯適齊章

入於河 唐石經皇本於作于下入於海入於漢同

播鼗武 皇本高麗本鼗作鞀釋文出鼗字云亦作鞀案說文鞀或从兆作鞀或从鼓从兆作鞀此作鼗乃鞀之變體

體

播搖也 皇本搖上有猶字

大師樂官之長 北監本同毛本太作大

鼗如鼓而小 本鼗誤人今正

周公謂魯公曰章

周公謂魯公曰 高麗本謂作語

君子不施其親 釋文出不弛云本今作施案施弛古字通禮記孔子閒居引詩弛其文德注弛作施周禮遂人以其施舍注云施讀爲弛

入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 案入當作不皇本作不以他人親易其親也

施不易也 孫志祖云不字當衍

無此惡逆之事 本事誤士今正

周有八士章

生八子 皇本生作得案釋文明出生字是陸氏所見本亦不作得字

故記之爾 皇本爾作耳

徧生子而乳之 本徧誤徧今正







於世無所  
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曰問與人子  
交接之道

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

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

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

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包曰友交當如  
子夏汎交當如

子疏  
子夏至人也。正義曰此章論與人結交之道子夏  
張之門人問交於子張者門人謂弟子問交問與人交

接之道子張曰子夏云何者子張反問子夏之門人汝師嘗

說結交之道云何乎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者

子夏弟子對子張述子夏之言也子夏言結交之道若彼人

賢可與交者即與之交若彼人不賢不可與之交者則拒之

而不交子張曰異乎吾所聞者言己之所聞結交之道與子

夏所說異也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者此所聞之

異者也言君子之人見彼賢則尊重之雖眾多亦容納之

有善行者則嘉美之不能者則哀矜之我之大賢與於人

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既陳其

所聞又論其不可拒人之事誠如子夏所說可者與之不可

者拒之設若我之大賢則所在見容也我若不賢則人將拒

我不與已交又何暇拒他人乎然三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

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張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  
小道謂  
異端致遠恐泥  
包曰泥  
難不通是以君子不為也疏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正義曰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

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然子夏曰日

致遠經久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子夏曰日

知其所亡  
孔曰日知  
其所未聞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已矣疏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  
已矣。正義曰此章勸學也亡無也舊無聞者當

學之使日知其所未聞舊已能者當溫尋  
子夏曰博學

之使月無忘也如此者可以謂之好學  
而篤志  
孔曰廣學  
而厚識之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己所學  
未悟之事近思者思己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正義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知之何

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故云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

不平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諸草木區以別矣

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

如一人唯疏之法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

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知之何者子游言偃也門人

小子謂弟子也應當也抑語辭也本謂先王之道言偃有時

評論子夏之弟子但當對賓客脩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

但是人之末事耳不可無其本今子夏弟子於其本先王之

道則無有不可奈何故云如之何也子夏聞之曰噫者噫心

不平之聲子夏既聞子游之言中心不平之故曰噫言游過

矣者謂言偃所說為過失也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者言君子教人之道先傳業者必先厭倦誰有先傳而後倦

者乎子夏言我之意恐門人開大道而厭倦故先教以小事

後將教以大道也譬諸草木區以別矣者諸之也言大道與

小道殊異譬之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也君子之道焉

可誣也者言君子之道當知學業以次安可便誣罔言我門

人但能洒掃而已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者卒猶終也言

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唯

聖人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曰行有餘學而優則仕

耳仕疏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己職而優則有餘力則以學先

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者則當仕進以行君臣之義也



孔曰毀疏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正義曰此章言居喪

不滅性疏之禮也言人有父母之喪當致極哀感不得過

毀以至滅性滅性則非孝。注毀不滅性。正義曰此孝經

文也注云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

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包曰言子

難然而未仁疏正義曰此章論子張材德也然而未仁

吾同志之友子張其容儀為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

與並為仁矣鄭曰言子張容儀堂堂乎張也疏也難與並為仁矣

言子張容儀堂堂然盛於仁道則薄故難與並為仁矣曾

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馬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

喪乎。正義曰此章論人致誠之事也諸之也曾子言我聞

之夫子言人雖未能自致盡其誠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

也盡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

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馬曰孟

也大夫仲孫連也謂在諒陰之中父疏曾子曰吾聞諸夫子

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

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正義曰此章

論魯大夫仲孫連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體

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孟氏使

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陽膚為士師

包曰陽膚曾子弟問於曾子曾子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政所為非民之過女若求得  
其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

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孔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  
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

疏善不如是之甚  
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所殺謫法殘義損善曰紂言商紂雖為不善以喪天下亦不

如此之甚也乃後人憎甚之耳下流者謂為惡行而處人下

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歸人之為惡處下眾惡所歸是以君

子常為善不為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則人皆

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孔曰更  
疏子貢

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正

義曰此章論君子之過似日月之食也更改也言君子苟有

過也則為眾所知如日月正當食時則萬物皆觀也及其改

過之時則人皆復仰其德如日月明生之後則萬物亦皆仰

其衛公孫朝馬曰公孫朝衛大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人賢者識其大者

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

不學孔曰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  
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

而亦何常師疏衛公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論仲

之有孔曰無所不從  
學故無常師

疏尼之德也衛公孫朝者衛大夫

也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者問子貢仲尼何所從學而得成

此聖也意謂孔子生知無師所從學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

墜於地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

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者焉猶安也言文武之道未墜落於地

行之在人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皆從而學安得不學

乎而亦何常師之有者言夫子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  
叔  
孫武叔語大夫於朝馬曰魯大夫叔曰子貢賢於  
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



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  
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包曰七尺曰仞夫子之三不亦宜乎包曰夫子謂武叔

**疏** 叔孫至宜乎。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者叔孫武叔魯大夫有時告語諸大夫於朝中曰子貢賢才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者景伯亦魯大夫子服何也以武叔之言告之子貢也子貢曰譬之宮牆鳴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子貢聞武叔之言已賢於仲尼此由君子之道不可小知故致武叔有此言乃為之舉喻曰譬如人居之宮四圍各有牆牆卑則可闕見其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可以小知也。牆高則不可闕見在內之美猶君子之道不可小知也。今賜之牆也。及人肩則人闕見牆內室家之美好夫子之牆高乃數仞七尺曰仞。若人不得其門而入則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盛也。得其門者或寡矣。言夫聖闕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者。夫子謂武叔以此論之。

即武叔云子貢賢於仲尼亦其宜也。不足怪焉。○注馬曰魯大夫叔孫州仇武謚。○正義曰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出。孫叔孫不敢子也。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郕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謚法云剛強直。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

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言人雖自絕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適是自見其不知量也。

**疏** 叔孫至量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也。叔孫武仲尼不可毀也者言無用為此毀訾夫仲尼之德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者。子貢又為設譬也。言他人之賢譬如丘陵雖曰廣顯猶可踰。越至於仲尼之賢則如日月。不可得而踰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人雖欲毀訾夫日月特自絕於日月其何能傷之乎。故人雖欲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



也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猶適也。皆化但不能毀仲尼又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注言人至量也。○正義曰云適足自見其不知量也者。據此注意似訓多為適。所以多得為適者。古人多祇同音多見其不知量。猶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疏解云祇適也。晉宋杜本皆作多。張衡西京賦云炙炮夥清酹多。皇恩溥洪德施施與多為韻。此類眾矣。故以多為適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

**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

**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孔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所**

**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孔曰綏安也言孔子為政

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疏**陳子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

也。○正義曰此章亦明仲尼之德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者。此子禽必作陳亢當是同其姓字耳。見其子貢每事稱譽其師。故謂子貢云當是子為恭孫故也。其實仲尼才德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者。子貢聞子禽之言。以此言拒而非之也。言君子出一言是則人以為有知。出一言非則人以為不知。知與不知。既由一言則其言不可不慎也。今乃云仲尼豈賢於子乎。則是女不慎其言。是為不知也。夫子之不可及也。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又為設譬。言夫子之德。不可及也。他人之賢。猶他物之高者。可設階梯而升上之。至於仲尼之德。猶天之高。不可以階梯而升上之。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主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者。又為廣言。仲尼為政之德也。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為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故能生則榮顯死則哀痛。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十九

卷第十九

中庸  
子張  
子夏  
子游  
子貢  
子路  
子冉  
子公西赤  
子公西赤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宜旬摘錄

子張第十九

或辨揚聖帥之德北監本毛本辨作辯帥作師。按帥字誤今正

士見危致命章

當盡其哀浦鏗云思誤當

子夏之門人章

其不可者拒之漢石經皇本高麗本拒作距下並同釋文於賢與後出距字云本今作拒下同說見前八

俗篇

我之大賢與高麗本無之字下我之不賢與亦無之字

如之何其拒人也者本者誤有今正

論語注疏校勘記



雖小道章

亦必有小理可觀覽者焉 本小誤少今正

日知其所亡章

使月無忘也 閩本同北監本毛本也作已屬下能字讀

博學而篤志章

思己所未能及之事 皇本作近思於己所能及之事也

汎問所未學 皇本汎上有若字

則於所習者不精 皇本習作學

百工居肆章

猶君子學以致其道 皇本致作立

以飭五材 閩本北監本毛本材作財案作材與周禮攷工記合

小人之過也章

小人之過也必文 皇本必下有則字案作必則文義頗難通攷文所載古本作則必文古文與皇本悉合此亦疑作則必今皇本誤倒

君子有三變章

望之儼然 皇本儼作嚴釋文出儼然云本或作嚴音同案古多借嚴為儼公羊桓二年傳注儼然人望而畏之釋文亦云儼本又作嚴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則以為厲已也 釋文出厲字云鄭讀為賴

則以為謗已也 高麗本也作矣



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闕本北監本毛本作事上使下案使下指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事上指信而後諫據經文前後此本為是

大德不踰閑章

小德不能不踰法。闕本北監本毛本德下有則字是衍文

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子游曰。漢石經游作游案九經古義云說文云於旌旗之游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游旌旗之流也从於汙聲游與旂通大宰九貢入曰旂貢注云旂讀如囿游之游漢武班碑亦以旂為游  
當酒埽。皇本闕本北監本毛本埽作掃釋文出酒掃云上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經典下素報反本今作埽案五經文字云灑經典或借灑為灑埽字埽經典及釋文多作掃是俗字  
細末也。釋文出末字云本末之末字或作未非也

但當對賓客。皇本但下有於字

言先傳業者。皇本傳下有大字

焉可誣也。案九經古義云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據此是古本有作憮者當是古魯異傳其唯聖人乎。闕本北監本毛本唯作惟說見前

吾聞諸夫子章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是難能也。皇本高麗本無能字

魯大夫仲孫速也。闕本北監本毛本同案連當作速疏內同



謂在諒陰之中 皇本陰作闇  
雖有不善者 皇本無有字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則哀矜而勿喜 案鹽鐵論後刑章舊唐書懿宗紀並引此文則作即即則古字通  
上失其道 本上誤土今正

紂之不善章

紂之不善 皇本高麗本善下有也字注於紂下亦有也字  
不如是之甚也 漢石經之作其

君子之過也章

如日月之食焉 皇本高麗本食焉作蝕也

衛公孫朝章

未墜於地 漢石經墜作隧案墜隧古字通

賢者識其大者 漢石經識作志案志識古今字康成注周禮保章氏云志古文識賈疏云古之文字少志意之志與記識之識同後代自有記識之字不復以志為識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章

譬之宮牆 漢石經作譬諸宮牆皇本高麗本作譬諸宮牆也案白虎通社稷篇亦引作諸與漢石經合○按譬正字譬假借字

闕見室家之好 闕本北監本毛本闕作窺朱子集注本亦作窺案五經文字云窺與闕同

夫子之牆數仞 皇本夫子上有夫字高麗本作夫子之牆也釋文出數仞云仞一作刃音同案古多假刃為仞如書旅獒為山九仞左氏昭卅二年傳仞溝澮釋文並云仞本作刃



不得其門而入 皇本高麗本入下有者字

夫子之云 本夫誤天今訂正

案此本用仇公子叔此六世孫 毛本上此字作世用作州是也浦鐘云叔此當叔牙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皇本合上為一章

仲尼日月也 皇本高麗本日上有如字案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此文並有如字

人雖欲自絕 皇本高麗本絕下有也字

疏 本此字實闕

此章亦明仲尼也 浦鐘云尼下當脫之德二字

猶可踰也 本踰字實闕

猶可踰越 本踰字實闕

則如日月 本月下四字實闕闕本同北監本毛本空闕

不可得而踰也 本踰字實闕

人雖欲自絕 本雖字實闕

其何傷於日月乎者言 本言下六字實闕闕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人雖欲毀訾夫

○今依毛本補正

日月 本月下三字實闕闕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作特

其何能傷之乎 本乎下五字實闕闕本同北監本空闕

仲尼亦不 本不下四字實闕闕本同北監本空闕毛本

多見其不知量也 浦鐘云也下脫者字



皆化但不能毀仲尼毛本化作浦鐘云皆化當言非之誤

言人至量也本量誤者今訂正

所以多得為適者本所誤斥今訂正

古人多祇同者閩本同案者當作音今正

服虔本作祇北監本毛本祇作祇亦誤。按當作祇

炙炮夥清酤多本夥清酤三字實闕閩本同。嚴杰案西京賦夥作敘讀如支

皇恩溥本溥字實闕閩本同

陳子禽謂子貢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高麗本無也字

夫子之得邦家者高麗本無之字

動之則莫不和睦皇本睦作穆。按睦穆古書多通用

故能生則榮顯皇本則下有見字。按此本能字實闕榮誤榮顯誤。今訂正

死則哀痛皇本哀上有見字

陳子禽謂子貢曰本陳誤東今正

此子禽必作陳亢各本必作不

是為不知也本是誤豈今正

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也者浦鐘云如當依經文作猶

可設階梯而升上之本階梯誤皆弟今正

其生也榮本生誤主今正

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本民字實闕



故如之何其可及也

浦鏜云故當衍字

論語注疏校勘記卷十九終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十

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殿諸篇非所次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

厯數謂列次也允執其

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

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舜亦以命禹

孔曰舜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曰予小子履

敢用之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

豕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皇天后君也有罪不敢赦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

包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

蔽以其簡在天心故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躬

孔曰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周

周家賚賜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孔

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包曰權秤也量斗斛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

民食喪祭

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

實則得眾

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孔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

疏

堯曰至則說。正義曰此章明二帝三傳以示後世。堯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自舜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己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此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澤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厯數在爾躬者此下是堯命舜以天命之辭也。咨爾嗟也。爾女也。厯數謂列次也。堯姓伊祁名放。號舜。姓姚名重華。諡法云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堯子丹朱不肖不堪嗣位。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故先咨嗟歎而命之欲使重其事。言天位之列次當在女身故我今命授於女也。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此堯戒舜以窮極四海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舜亦以命禹者舜有子商均亦不肖禹有治水大功故舜禪位與禹故亦以堯命己之辭命禹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致昭告于皇皇后帝者此下湯伐桀告天辭也。禹受舜禪傳位子孫至桀無道湯有聖德應天順人舉干戈而伐之遂放桀於南巢自立為天子而以此辭告天也。履殷湯名稱小子謙也。玄牡黑牲也。殷尚白而用黑牲者未變夏禮故也。昭明也。皇大也。后君也。大大者帝謂天帝也。帝法有罪者不敢擅放赦也。帝臣不蔽簡在帝者言已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放赦也。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也。帝臣謂桀居帝位之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閱在天心故也。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過在朕躬者言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過在我身自

我身有罪無用汝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過在我身自



責化不至也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者周周家也文王武王居岐周而王天下故曰周家賚賜也周家受天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者此武王誅紂誓衆之辭湯亦傳位於孫至末孫帝紂無道周武王伐而滅之而以此辭誓衆言雖有周親不忠則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百姓謂天下衆民也言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在我一人之化不至也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者此下摠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稱也量斗斛也謹飭之使鈞平法度謂車服旌旂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偪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興行焉與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者諸侯之國爲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爲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超逸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所重民食喪祭者言帝王所重有此四事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者又言帝王之德務在寬簡示信敏速公平也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爲己任用焉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效教公平則民說凡此上事二

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注麻數謂列次也○正義曰孔注尚書云謂天道謂天麻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書麻數謂天道鄭立以麻數在汝身謂有圖錄之名何云列次義得兩通○注孔曰至若此正義曰云履殷湯名者案世本湯名天乙至將爲王改名履故湯受命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世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口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爲字何云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其辭與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證此爲伐桀告天之文也○注以其簡在天心故○正義曰鄭立云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注孔子至用之○正義曰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者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云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者箕子紂之諸父書洪範序云以箕子歸作洪範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紂之庶兄周武王克殷微子乃持

吾流二十一

三



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  
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  
後於宋是言雖有管叔蔡叔為周親不如周親不如箕子微子之仁人  
也案周書泰誓云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紂次于  
河朔誓衆之辭也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  
之少仁人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為  
伐紂誓衆之辭此汎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  
也○注權秤也量斗斛○正義曰漢書律厯志云權者銖兩  
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  
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  
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五權謹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  
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  
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  
為斛而五量加矣志又云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  
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  
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而此不言  
度者從可知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  
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孔曰屏除也子張

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  
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  
費乎王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孔曰言君  
子不以寡小而慢也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  
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  
視成謂之暴馬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慢令致期謂之賊  
孔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曰



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  
 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之理也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政者正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當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則可也子張曰何謂五美  
 者未知其目故復問之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  
 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此孔子為述五美之目也子張  
 曰何謂惠而不費者子曰雖問其目猶未達其理故復問之  
 子曰曰固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者此孔子為  
 說其惠而不費之一美也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  
 獸澤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  
 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其利不費於財也擇可勞  
 而勞之且誰怨者孔子知子張未能盡達故既答惠而不費  
 不須其問即為陳其餘者此說勞而不怨者也擇可勞而勞  
 之謂使民以時則又誰怨哉欲仁而得仁又焉貪此說欲  
 而不貪也言常人之欲失在貪財我則欲仁而得仁而仁斯至矣又  
 安得為貪乎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  
 乎者此說泰而不驕也常人之情敬眾大而慢寡小君子則  
 不以寡小而慢之也此不亦是君子安泰而不驕慢乎君子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者此說威而不猛也言君子常正其衣冠尊重其瞻視端居  
 儼然人則望而畏之斯不亦雖有威嚴而不猛厲者乎子張  
 曰何謂四惡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  
 殺謂之虐者此下孔子歷答四惡之義故復問之子曰不教而  
 於民猶復寧申勅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  
 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與民無信而虛  
 責目前成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刻期期不至則罪罰之謂之賊害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  
 之有司者謂財物俱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之吝謂  
 出納而吝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孔子曰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也窮達之分不知禮無以立也不  
 知言無以知人也馬曰聽言則疏孔子曰不知命無  
 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立  
 身知人也命謂窮達之分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當待時而  
 動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  
 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  
 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善惡也



論語注疏解經卷第二十終

六語疏二十

五

皇清盧氏

中庸章句

二品廕生阮常生校

論語注疏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堯曰第二十

堯曰章

殷豕尙白 皇本豕作家是也

墨子引湯誓 孫志祖云今墨子兼愛篇作湯說疑說字正誓字之訛

言桀居帝臣之位 筆解此注作包曰

罪過不可隱蔽 皇本罪上有有字

無以萬方 漢石經無作毋

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漢石經皇本高麗本不重罪字案書湯

語引湯誓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墨子兼愛篇下亦云萬方有罪即當朕身呂氏春秋季秋紀云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說

論語注疏卷二十校勘記



先貴德篇云百姓有過在子一人與此竝大同而小異核其  
文義俱不重罪字

萬方不與也 皇本與作預。按預俗字古書多假與為豫

四方之政行焉 皇本焉作矣案漢書律厯志亦引作矣

信則民任焉 漢石經皇本高麗本竝無此句案此句疑因陽  
貨篇子張問仁章誤衍

公則說 皇本說上有民字

禹有治水大功 本大誤太今正

故舜禪位與禹 浦鐘云與疑於字誤

皇大也 本大誤天今正

大大君帝 本下大字誤作夫今正

居岐周而王天下 本岐誤歧今正

謂有圖錄之名 浦鐘云錄誤錄。按錄錄古今字

皇甫謐巧欲傳會 閩本同傳誤傳

注孔子至用之 補案曰謐子

所謂殺管叔而殺蔡叔也 北監本作蔡蔡叔毛本傳因  
蔡叔案北監本是也

而帝紂之庶兄 今史記宋世家傳而紂之庶兄也

不如周家之少仁人 閩本北監本毛本少作多案今孔  
傳本作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孔疏

云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  
人則類達所見本作少字朱子集注本引孔傳誤作多

蓋據誤本改也

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 閩本北監本毛本稱作秤是  
俗字漢書律厯志本作稱

合龠為合 北監本毛本作十龠案漢書律厯志作合龠  
舊本亦有誤作十龠者唐六典云二龠為合



此云合侖猶言兩侖也若作十侖未免太多矣

十升爲斗 本斗誤十今正

而五量加矣 今漢書律厯志加作嘉

子張問於孔子章

子張問於孔子曰 皇本高麗本問下有政字

尊五美屏四惡

案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逆四隸釋云後漢傳有遵五逆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如此者攷說文無逆字古多借屏爲之詩作之屏之禮記王制屏之遠方穀梁宣元年傳放猶屏也皆作屏字唯禮記大學逆諸四夷作逆釋文引皇云逆猶屏也又尊乃遵字之省文宗敬則率循也義亦相近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易益卦注與禮旅師疏及文選洞簫賦注引此文並作因民所利而利之案皇疏兩述經文皆無上之字疑後人據俗本誤增

擇可勞而勞之

皇本可上有其字

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皇本慢下有之字

與民無信而虛刻期

皇本刻作剋

出納之吝

唐石經皇本高麗本納作內注同釋文出納字云如字又音納注同本今作納。按內納古今字

又誰怨者

本又誤且今正

此說勞而不怨者也

浦鏗云者字衍

又焉貪

浦鏗云貪下脫者

我則欲仁而仁斯至矣

本則誤財今正

此說威而不猛也

本猛誤猛今正

當先施教令於民

本民誤氏今正



猶復丁寧申勅之 本寧上脫丁寧字

謂不宿戒而責目前成謂之卒暴 本青目誤貴日今正

不知命章 釋文出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云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孔子曰 朱子集注本無孔字案唐石經宋石經釋文皇本高麗本及闕本北監本毛本竝有孔字據此則朱子傳子曰者非也

命謂窮達之分 本達誤達今正

當待時而動 本待作侍今正

立身之本 本立誤以今正

論語注疏按勘記 卷二十終



